

唐人小说

汪辟疆校录

(原中华上编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 字数 216,000

1978年1月新1版 1978年4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6·1 定价：0.95元

出版說明

我國小說發展到唐代，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的，小說『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豔，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魯迅的論述，對於我們研究唐人小說來說，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唐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市民文藝從而興起，加上詩歌和散文的成就、佛道教義的傳佈流行，這些都為唐代文人創作小說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擴大了藝術表現手法。小說從單純的說神道鬼走向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揭開了我國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的序幕；某些比較優秀的作品還帶有積極浪漫主義的色彩。在藝術上，唐人小說有詩歌與散文結合，抒情同敘事並長的獨特風格，而故事情節的曲折起伏，人物性格的突出鮮明，語言的清麗暢達，描寫的細膩生動，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成就。這也標誌着我國小說在魏晉六朝誌怪小說的基礎上，已逐步發展趨於成熟，成為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並產生了一些專門從事小說創作的作家。這對後世的文學如宋元話本、元明戲曲、明清小說等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

汪辟疆先生校錄的《唐人小說》，搜集了除零星雜記和易見專著外的現存唐人小說的大部份重要作品，並用多種版本進行了文字上的校勘訂正。在每篇之後並附以考證，列述作者經歷、故事源流及後

代演變等。有一些與原作有關的材料也作為附錄繫於篇末。這是一本收羅比較完備的唐人小說集，可供治小說者研究參考。其中某些篇章專寫神怪迷信，或有不健康的情節描寫，但在當時及後世曾流傳在少數民族地區，甚至傳佈到國外，具有較大影響，從研究小說發展的角度看，仍有保留的價值，所以不予以刪節。

本書一九五九年曾由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修訂重版，這次我們即據一九六三年的第三版予以重印。因汪辟疆先生已經逝世，我們除更正個別標點外，此外概不改動，謹此說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一月

序

唐代文學，詩歌小說，並推奇作。稽其起原，蓋二者並興貢舉爲倚伏也。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唐世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諸主司。然後投獻所業，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蓋此等文備衆體，可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贊。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已。」景安生際紹熙，去唐匪遠，四庫總目嘗推其言有根據，蓋不誣也。風會既開，作者彌衆。才傑之士，各拾所聞，蒐奇則極於山經十洲，語怪則逾於齊諸列異。於是道錄三清之境，佛氏輪迴之思；負才則自放於麗情，摧彊則酣誦於俠義。罔不經緯文心，奔赴靈囿，繁文綺合，縟旨星稠；斯亦極稗海之偉觀，邁齊梁而軼兩京者歟！雖流風所屆，藉肆詆謨，而振采聯辭，終歸明密。宋劉貢父嘗言：「小說至唐，烏花猿子，紛紛蕩漾。」洪景盧亦言：「唐人小說，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兩公博洽儒宗，立言不苟，辨微知味，獨具會心；要非秉正衛道者所能夢見。惜乎小說一體，漢志旣別九流，未元以還，儒者益加擯棄。逮於有明，久鬱斯起，文士嗜奇，喜窺祕冊，書賈貿利，獨標異書。於是割裂篇章，詭立品目，書帖短冊，充物市朝。而唐宋塵存之古本，沈霾於砂泥糞土之中，益費爬梳；斯又唐裨之一厄也。茲爲重加董理，俾復舊觀。勘斠則謾正於舊槧，疏說則備徵諸往史。其所不知，竊附闕聞之義。自秋徂冬，凡得文若干篇，釐爲上下卷。上卷次單篇，下卷存專著。篇章先後，則以作者時代次之。唐稗嘉篇，蘊萃於此。己巳十二月彭澤汪國垣辟疆。

序例

一、本編分上下二卷：上卷錄單篇，下卷錄專著。其他唐人雜記，近於瑣碎者，雖間有雋永可味之小品，本編概從割棄。

一、唐人小說，宋初修太平廣記，大部分已收入。本編取材，即以許刻廣記爲主。其所不備，或間有脫誤者，則用道藏、文苑英華、太平御覽、資治通鑑考異、太平寰宇記、明鈔原本說郛、顧氏文房小說、全唐文及涵芬樓影印之舊本唐人專集小說校補。至明代通行之古今逸史、說海、五朝小說、歷代小史、清人之正續說郛、龍威祕書、唐人說叢等叢刻，或擅改篇名，或妄題撰者，概不據錄。

一、唐人小說，多有同出一源，而所載各異者。廣記往往兼收，分散各卷。茲爲便於參考計，依題附錄。其採入史傳，如吳保安謝小娥之類。演爲大曲鼓詞，如宋曾布水調七遍詠馮燕、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十闋詠鶯鶯之類，皆與本文關係較深，概爲逐錄；俾讀本傳者，得以互參。

一、本編於各篇之後，將作者略歷及本篇來源，各加按語，分疏於篇末，俾讀者於故事之產生、演變，有所參考。惟唐宋人雜著筆錄，有一事而考訂互見，則錄其時代較早者。餘皆割棄，以省篇幅。

一、唐人小說，元明人多取其本事，演爲雜劇傳奇。本編亦將其劇名撰人，綜述於後。俾治唐稗者，得由此而進治元明劇曲；而治元明雜劇大曲者，亦可由此而追溯本事。惟編者見聞有限，缺略在所難免，希讀者隨時指正。

一、唐人說部專書，如段成式酉陽雜俎、張讀宣室志、蘇鶚杜陽雜編、范揔雲溪友議之屬，本應酌錄數則，以備一種。惟原書尚在，不難購讀，姑從闕如。若玄怪錄、續玄怪錄、集異記、牛肅紀聞、甘澤謠、裴铏傳奇、三水小牘，或散在叢書，或備存廣記，其文既爲傳奇之體，而書不易得，悉得甄錄。故唐稗雖繁，而佳篇略備於是矣。

目 錄

序	(一)
序例	(一)
上卷	

古鏡記

王 度(三)

附 李守泰 敬元穎 漁人 揚州貢鏡 浙右漁人 元稹 牌湖漁者

補江總白猿傳

缺名(五)

遊仙窟

張文成(元)

枕中記

沈既濟(毛)

任氏傳

沈既濟(四)

附 楊林 櫻桃青衣

離魂記

陳玄祐(咒)

附 龐阿 鄭生 草隱

柳氏傳

許堯佐(五)

附
韓翊

李章武傳

附 唐曇手記

柳毅

附
靈應傳

霍小玉傳

南柯太守

附
守宮

謝小娥傳

附尼妙寂 唐書列女傳

廬江馮媼傳

李娃傳

三夢記

附 獨孤遐叔 張生 元稹

東城老子傳

長恨歌傳

陳鴻（二三）

附 麗情集長恨歌傳 陳鴻華清湯池記 宋樂史楊太真外傳

鶯鶯傳

元 穩（一五五）

附 辨傳奇鶯鶯事 微之年譜 趙德麟商調蝶戀花詞

周秦行紀

章 穩（一五三）

附 李德裕周秦行紀論 劉軻牛羊日曆

湘中怨解

沈亞之（一七七）

異夢錄

沈亞之（一六〇）

附 元和士人

秦夢記

沈亞之（一六三）

馮燕傳

沈亞之（一五五）

附 司空圖馮燕歌 曾布水調七遍

無雙傳

薛 調（一九九）

上清傳

柳 理（一七四）

秀師言記

缺 名（一七一）

虬髯客傳

杜光庭（一七八）

附 虬髯客

楊娼傳

鄭德璘

冥音錄

下卷

玄怪錄

敘錄

崔書生

元無有

附 東陽夜怪錄

張佐

岑順

齊推女

附 田先生

郭元振

續玄怪錄

敘錄

房千里（一五）

缺名（一七）

缺名（一九）

牛僧孺（一五）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一七）

李復言（二五）

（二五）

楊恭政

(二二一)

張逢

(二二八)

附 南陽士人 李徵

定婚店

(二三三)

附 灌園叟女

薛偉

(二三五)

附 張縱

李衛公靖

(二三六)

杜子春

(二三七)

附 蕭洞玄

張老

(二三八)

紀聞

(二三九)

紀錄

(二三九)

牛應貞

(二三九)

吳保安

(二四一)

附 唐書忠義傳

集異記

薛用弱（三國）

敘錄

（三國）

徐佐卿

（三國）

蔡少霞

（三國七）

附 宋洪邁廣州三清殿碑銘

王維

（三國）

王渙之

（三國）

韋胥

（三國）

甘澤謠

袁郊（三國）

敘錄

（三國）

陶峴

（三國）

圓觀

（三國）

蠻殘

（三國）

紅綫

（三國）

許雲封

（三國）

附 李蕃 李蕃 呂鄉筠

傳奇

敘錄

裴鏗（二六七）

崑崙奴

（二六七）

羣隱娘

（二六七）

裴航

（二六七）

崔煌

（二五三）

孫恪

（二五五）

韋自東

（二五九）

陶尹二君

（二八四）

三水小牘

敘錄

皇甫枚（二六七）

王平冲

（二六八）

王知古

（二六九）

步飛烟

（二七三）

綠翹

（二九六）

却要

（二九七）

王公直

（二九八）

上

卷



古鏡記

王度撰 據太平廣記校錄 用太平御覽校補 標題依唐人舊題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遼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遼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

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白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邽陳思恭義女，思恭妻鄭氏，（五字據太）

平御覽九百十二補）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蠶暴丈夫也，遂刦（原作將，據御覽改）鸚鵡游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斂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斂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斂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謳。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燄，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